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
活字印本
撰者 清 曹霑 撰，清 高頌 續，清 王希廉 評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紅樓夢

第一回

聚珍堂



紅樓夢卷九

第九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買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牀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

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
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
要强那工課甯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
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
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
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腳爐手
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着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
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
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
處去頑耍纔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

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
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
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正在書房
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
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
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驢了我這地靠
驢了我這門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
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
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罷便
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

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甚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搗了你的皮再和那不成進的算帳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甚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甚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

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擔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會先要搗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牕下對鏡理粧聽寶玉

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嘮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的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

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俏說偕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况又同牕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籠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腴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

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廝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詠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

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纏綿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入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人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却外面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

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摠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甚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甚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甚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偕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甚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

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

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薈亦係甯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

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甯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常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甚麼小人詬誶詆詆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自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出甯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鬪雞走狗賞花閱柳爲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扶因此族中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和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

金榮買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儻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撻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薈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薈助着便一頭進來叫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甚麼東西賈薈遂一

一蹶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臊屁股不管你毡毡相干橫豎沒臊你的爹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癡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茵的座上這賈藍賈茵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茵少孤其母疼愛非常

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攘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偕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匣子來照這邊搥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抵不到反甚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噹啷一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盃

茶也砸得盪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厮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眾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

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俗

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俗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

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若烟在廳外道他是東衙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媽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他說着便要走叫茗煙進來包書茗煙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

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裡奔茗煙方不敢作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

續像和樓夢
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
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
解

評曰

賈政申飭李貴噴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鬧又爲李
貴調停之伏筆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襲人演
試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尙未沉溺又有秦鍾
同學從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寶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爲甯府之

首罪也

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學堂大鬧極言聚徒爲塾魚龍混雜其醜有不可勝
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主其餘俱是賓而
香憐玉愛又是賓中賓

紅樓夢卷九終

續像紅樓夢

第九回

平一聚珍堂

紅樓夢卷十

第十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合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